



福 庚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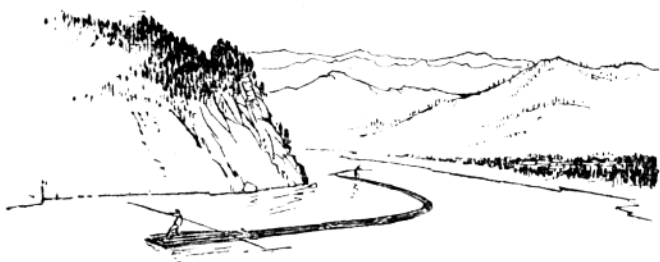
光芒万丈新安江

GUANGMANG WAN ZHANG XIN'ANJIANG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目 录

穷山白水	1
测标说话	9
炮声震天	18
水上长城	26
青春万代	34
日新夜异	41
斩江截流	49
县城上山	58
装机树人	66
光芒万丈	80



穷山白水

1958年1月底,在漫天大雪中我来到全国闻名的新安江水电站建设工地。

长途汽车离开杭州不久,就钻进了山的包围圈里,山连山、山套山、山迭山,没完没了。这座从安徽发源的环玉山脉,虽不及我见过的泰山那么高陡、大青山那么威武,却别具一格,在风雪弥漫中显得分外壮丽深厚,使人感到这里有着无比丰富的宝藏,无限开阔的境界。

更加吸引人的,是这条碧绿澄清的新安江,它从安徽黄山、率山发源,只是两股蹦跳的小山泉,叮叮咚咚流向屯溪,汇合起来,却一下冲开万重山峦,曲

曲弯弯闯入钱塘江，闯入大海。许多地方虽然清澈见底，但水流很急，分秒不停地向前、向前。两岸山峰被雪染白了，掉在浓云里，好像开始融化，有的远望过去，山峰犹如被云切断，即将高高飞走；这条江却面不改色，雪落进去马上被它染绿染蓝，跟着它波涛滚滚，急转直下。真是：

水无不怒石，

山有欲飞峰！

人们告诉我，正是这样的江，最适合造水电站。因为水力资源丰富、冲击力大。我现在要去的工地，几年以后将要向整个长江三角洲输送六十五万二千五百瓩的电力。旧中国从1880年开始有电以来，直到解放，六十九年间只不过发展到八十几万瓩，基本上还是火电；重庆下洞搞了座七千五百瓩的水力发电站，就算独无仅有的宝贝了。新中国的新安江水电站却大过它近九十倍，发电量相等于旧中国发电量的三分之二还强，想想多叫人兴奋！

同车旅客不管是和我一样初到新安江的，或者原工地人员出差回来的，还有当地的农民，都把这个水电站当作中心议题。有位南方小伙子说：“此地国民党辰光就勘察过，结果修了条公路，别的啥也没

做！”有位北方朋友马上接腔：“可不是！听说工地徐总工程师那时从外国留学回来，想工业救国。反动派才没心思搞呢！开始装装门面，挂了块勘察处的牌子，但工作人员经常连工资都拿不到。不久安徽省政府和浙江省政府头子又打上了官司，说搞水电站要淹掉安徽的土地，受益地区却是浙江、江苏，划不来。一直吵到南京，国民党倒也干脆，说：‘那就关门散伙吧。’结果连门面也装不下去啦。”他的话引起一阵哄笑。有位农民老大爷感慨地说：“唉！旧社会怎么办得了这样大事。反动派榨我们的油还榨不够嘞！……”是啊，这个为历代诗人歌颂的新安江，看来山明水秀，使人感到“野旷天低树，江清月近人”（孟浩然）、“洞澈随深浅，皎洁无冬春，千仞写乔树，百丈见游鳞……”（沈约），却同祖国所有的地方一样，千百年来压着几重灾难的山，流着多少辛酸的泪！山里贫苦农民既要和人斗，又要和天斗，清澈见底的新安江，一下大雨就变脸，洪水漫山遍野、横冲直撞，连建德县的城墙也经常被淹没！地主、恶霸、强盗……更比洪水厉害。农民兄弟穷得“柴枝烤火代棉袄，月亮星星当灯照”，连糠菜半年粮也不大容易办到。多少辈曾经梦想改变这儿的面貌，可是办不

到！远在八百年前，青溪县的方腊，就喊着“人人平等”的反封建口号领导农民起来革命。英勇顽强的新安江人一呼百应，方腊起义军从一千人迅速发展到了十万、百万，很快打下了东南六州五十二县，严重地动摇了北宋王朝的黑暗统治……后来方腊由于受到历史条件和阶级条件的限制，没有能够实现“人人平等”的理想。新安江依旧属于反动统治阶级所有，洪水依旧年年泛滥……直到国民党时代才有些工程师，背上“钱塘江流域勘察处”牌子，幻想在皖浙交界地方造一座八万瓩的水电站，立志“工业救国”。当时一切依赖美国的国民党反动派拨来一部美国造的钻探机，连零件也残缺不全，能干什么活？又请来一位美国“专家”，叫柯登的，更可笑，名义上帮助勘测，实际上连造坝的地方也没去过。“勘察处”以关门散伙告终，空留下穷山白水！……工程师们有幸赶上解放，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，不到几年，他们就和技术干部、工人们一起，搞了座具有五万瓩发电能力的黄坛口水电站。当时（1952年），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期还没有过去；美、蒋匪帮封锁、轰炸造成的严重困难还没有完全克服；美国侵略者还在朝鲜三八线附近疯狂挣扎……党却预见到大规模经

济建设时期的必将到来，十年后沪、宁、杭地区十倍、百倍地需要电力。当时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浙江省委负责同志亲自找徐总工程师，提出依靠自己力量开发新安江电力资源的要求，要他和工程师们迅速设计出具体的方案。徐总工程师多么激动啊！不久，上海勘察设计院的设计人员忙碌起来了。他们根据自己调查研究的材料，从新安江具体情况出发，按照最经济、最合理又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资源的要求，画出了五百多张图纸，写出了一百万字的文字说明，在1956年7月，完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初步设计。同年8月初，西铜官盖起了第一幢土房子，8月底建公路，1957年4月正式动工——新安江上响起了建设的炮声……

“轰轰轰轰！”远处果然炮声不断，在静穆的雪天里格外清脆响亮。全汽车上的人都为之一振。北方小伙子连忙解释：“别担心，这是我们工地放的。”其实谁也没有担心，包括我在内。

“轰轰轰轰！”炮声继续传来。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，“鬼子”的炮声曾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仇恨的烙印；当解放大军进军上海时，解放的炮声曾使我们这些青年工人多么兴高采烈！如今这是和

平建设的炮声，向“一穷二白”宣战的炮声，要高山低头、叫河水让路的炮声！

车上人不再谈话，用心听着越来越密的炮声，像听一支壮丽的交响乐一样。雪停了，道路冻结起来，上坡时车轮经常打滑。急于到工地的乘客才不怕呢，下来鏟雪的鏟雪，推车的推车，不管寒风刺骨，就这样车载人跑、人推车走，按时来到了紫金滩——新安江长途汽车站。这个汽车站说也有趣，只有半间屋子，靠在山壁上，是草、土、毛竹的混合物。这就是走向工地、通往未来的大门。它使我一下车就做了两句后来一直没有做下去的诗：

简陋的外表，

常含有伟大的内容！……

那位能说会道的北方小伙子，热情地向我介绍哪是开关站、哪是浇捣线、哪是管理区、哪是大坝……大坝在哪儿呢？连影子也没有。只是已经狭窄的新安江，被水上长城般的木笼围堰拦掉一半，水流更急；右岸的山头切开一层一层，像山村的梯田，层层车来人往，机器轰鸣。左岸紫金滩在修建房子，泥泞一片，这就是未来的管理区。

向那位热情的小伙子（可惜后来一直没有再碰

到他)问明路,知道去工程局办公室还有五、六里地,便赶紧出发。工地的路忽上忽下,坎坷不平,地上冻结得很严实,我穿了双溜光的车胎底皮鞋,滑上加滑!这双皮鞋还是在上海出发前新买的,考虑到工地路难走,千挑百选拣中,谁知反而不适合工地行走,自己想想也好笑。有什么法子呢?用雨伞当拐杖拄着走吧!一步一滑,没走出半里地,就摔了五、六交,来到一个通往新安江渡口的斜坡上,我简直动都不敢动了。站着更滑,一坐下就爬不起来。从我身边不断走过快乐的工人,有的穿一身深蓝色雨衣,像上海消防队里跑出来的人;有的肩披蓑衣,头顶笠帽,犹如雪里山鹰……他们嘻嘻哈哈,有说有笑,一步一个脚印,粘着冰碴的裤子发出“咔咔咔!”的响声,比走城市里的柏油马路还要利索。看着这些新伙伴,真叫我这个在城市里长大的工人又羞愧、又羡慕、又着急。他们也发现了我是新来的,当时我的形象很狼狈!但他们并不讥笑,而是鼓励着说:“你迈大步走!怕滑反会摔交。”我咬咬牙,照着做了。这一脚还来不及滑,那一脚就跨出去站稳实,那一脚来不及滑,这一脚又迈向前方!就这样没有再摔一交,顺利地到达渡口。沿着朱家埠长堤,来到工程局集中

办公的地方。这条可以由两部汽车对开的长堤，据一个工人介绍，长达四千多米，十八万土石方，完全由一千五百四十多位工人用肩膀挑出来的！这条堤从1957年初开工，正是寒风刺骨、大雪纷飞的季节，然而这一切毫不影响新安江建设者的冲天干劲。一年不到，万山丛中就出现了平坦的大道，使我这个后来者越走越高兴，越走越来劲！是啊，我想，生活不也一样嘛！在这样伟大的毛泽东时代，怕什么滑！“你迈大步走！怕滑反会摔跤。”

听工地广播大喇叭里播送着《我们工人有力量》，我不禁又念出四句诗来：

向前闯！向前闯！
叫穷山白水变模样。
工地是座大熔炉，
看你炼成什么样的钢！



测 标 说 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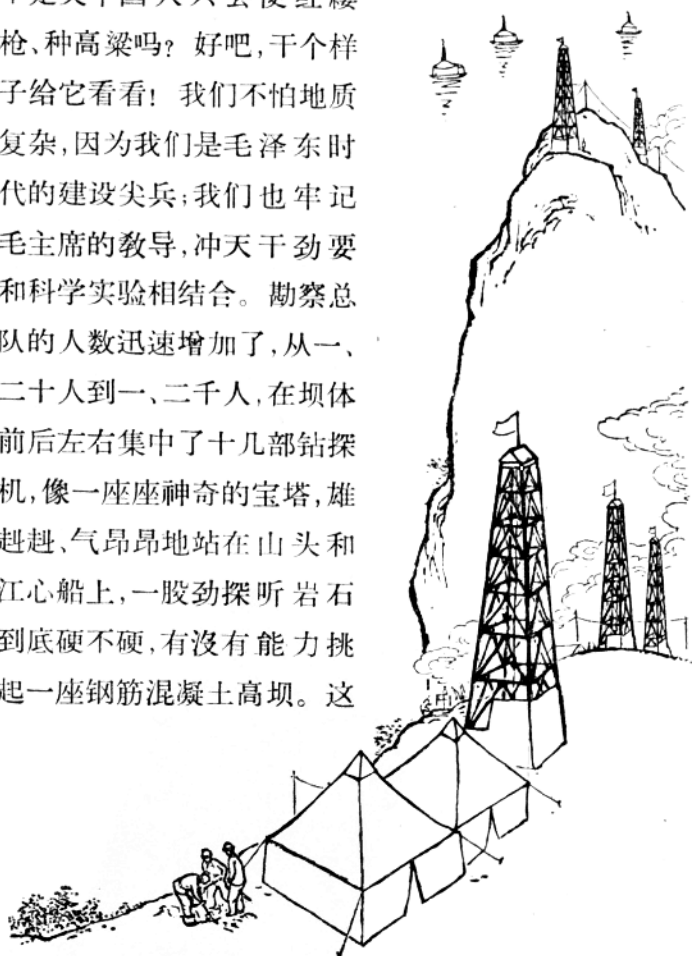
到工地不久,我就被分配在广播站工作,背着一圈圈电线,跟广播站技术员山上山下跑,埋木杆,装广播喇叭。这些山路有许多简直不能算路,需要一个人攀住小树干,另一个人抓住他的腰带,相继上去。有一次我累得直喘气,实在没勇气再爬上一条小山路了,忽然发现有块较光的石壁上画了个红三角,旁边写着两个字:“测标”!不知怎的又鼓起了劲头。原来早有人经过此地,说不定这条山路也是他们开的呢!后来一注意,许多原始山头,都画着红三角或圈圈点点的勘察、测量记号。这些记号像一张张小嘴,向我大声说道:“现在的路已经越来越多,越来越

好走啦。刚勘察的时候,才够呛!”

是啊,还在1953—54年间,上海勘察设计院陆续派来过许多人,住进东铜官破庙里,睡地铺、行军床,点蜡烛、火油灯,一清早便忙着打洞钻探;带着地质人员三大法宝——地质锤、放大镜和罗盘,背着背包,到处观察访问,跑遍了“穷山白水”!技术人员常常两三天碰不着一户人家,看不见一缕炊烟,只听到狼嚎猿啸,他们却毫不在乎!其中有位年近六十的朱工程师,同小伙子一般干,出去背包也不要人背,越险的山越要往上爬。岩石对于他来说,像是会说话的老朋友,他对它们才亲呢,口袋里藏起一块又一块。勘察的结果,你说有趣不有趣?工程师们证明新安江在几十万年前是座大海,从江西一直到杭州。后来随着地球不断地运动发生变化,这儿的地壳慢慢上升,环玉山脉开始形成,大海便移到目前的舟山那边。新安江的岩石一部分是过去海滩上的,叫砂岩;还有一部分海底下的,叫石灰岩,地形比较复杂。能不能在这儿造坝建水电站呢?需要仔细地进行勘察、研究。

中国自己勘察、设计大型的水力发电站还是开天辟地头一回。党指出来:我们不仅在打技术仗,而

且是在打政治仗！帝国主义不是笑中国人只会使红缨枪、种高粱吗？好吧，干个样子给它看看！我们不怕地质复杂，因为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建设尖兵；我们也牢记毛主席的教导，冲天干劲要和科学实验相结合。勘察总队的人数迅速增加了，从一、二十人到一、二千人，在坝体前后左右集中了十几部钻探机，像一座座神奇的宝塔，雄赳赳、气昂昂地站在山头 and 江心船上，一股劲探听岩石到底硬不硬，有没有能力挑起一座钢筋混凝土高坝。这



样不算,还派了一百多人打洞、挖井下去观察。这些洞和井的长度,加起来足足有二千零四十二米,像五百层楼房一般高!其中有一口竖井比新安江河床还深一、二十米,又横打过去九十多米,简直在探“龙宫”了。从1956年冬干到1957年初,工人们在新安江的肚子里,踩着渗透进来的齐膝深水,钻来钻去,像矿工一样,直到证明每块岩石都符合要求,才放心停止。

和这同时,又有二百多人分头出发,在四千多平方公里的水库中兜圈子,查看这些丛山峻岭能不能盛住未来的大海。这个海有五百八十平方公里大,等于杭州西湖的一百零八倍;水容量达一百七十八亿方,等于杭州西湖的三千一百八十四倍。乘轮船从头走到尾,要十来个小时!虽不及几十万年前那个海大,这却是座淡水海、人工海、幸福海!可当这二百多人出发的时候,海连影子也没有。地质人员常常渴得一口水都喝不到,腰里系条毛巾,经常干得发硬,碰上哪儿有股小山泉,才侥幸洗次脸,喝点水;手电筒、蜡烛和月亮,是他们常用的照明灯——建设水电站,既缺水又没电!由于地方太大,二百多人分散作战,有时两三个,有时一个人,在没完没了的荒

山野地里奔波，和风霜雨雪打交道，真不好受，可是人人心里早升起一座大海，日日夜夜欢腾飞跃。有位矮胡子、姓蒋的技术员讲述起那一阶段的生活，滔滔不绝：

“我们按预先规定的路线走，不管遇着原始森林还是悬崖峭壁，总是笔直穿过去！7—8月里，天可热啦，太阳把我们晒成个铁人儿，雷阵雨又常常给我们洗澡。有时还出现特殊情况：跑进一座大树林子，老是出不来，头上树叶堆树叶、树叶迭树叶，密密麻麻地，压得人透不过气，大白天像黑夜差不多！脚下才难走呢，常年落下来的树叶，铺起好几尺厚，又软又滑，同陷人坑差不多，上坡时还好，下坡时简直不能走！干脆，我们就坐在上面像儿童公园滑滑梯一样，‘哧溜！’往下滑。有一次我不小心陷进落叶坑里，幸亏有两个同伴在一起，爬到树上去，用绳子将我硬吊起来，就像起重什么机器一样，才好玩呢……”

“山里野兽多不多？”

“什么都有！我们最忌的是野猪，横冲直撞。还有毒蛇，随时随地会窜出来咬你一口。所以我们都打绑腿走路，手里不离根棍子，像《水浒》里武松拿的哨棒。有次我和另一同伴走进茶园附近的一个大溶

洞，这种洞是石灰岩风化而成，像杭州的水乐洞、烟霞洞一样好玩，里边希奇古怪，有的石头老是淌口水，有的石头如同冬天屋檐上结的冰棍子，有的墨黑墨黑，有的透明透明……我们正看得有趣，忽然听到里边‘哼嗤、哼嗤’响，什么玩意！同伴碰碰我，两个人立刻警惕起来。没带哨棒，就将地质锤端在手里，算是武器，蹑手蹑脚摸进去一看，嗨！是只老母猪一样大的豹子。我们马上用地质锤加拳头将它一顿打，终于把它打死了。晚上在指定地点会合时，还让同志们美美吃了一顿豹子肉……”

“你们每天能按时在指定地点会合？”

他摇摇头，说：“意外情况多的是！常常走岔了道，晚上谁也找不着谁。遇着有农民居住的地方还好，出动民兵四处寻找；有时前不巴村，后不巴店，甚至在山里出不来，就只有随便找哪儿将就睡一夜。忘不了8—9月份有一回，我要爬过一座高达一千四百米的赤龙山……”

天真热呵！当地农民劝他们别上去，传说山上没有路，山顶住着老虎王和老龙王，连树都不敢长！他们笑笑说：没路就闯一条出来！将草帽带子扣紧，鞋带系牢，还是笔直地爬上去了。农民大声喊：

“天怕要落雨。”他们大声回答：“不要紧，我们能对付。”怎么可以不上去呢？水库质量一点含糊不得。能绕道向前吗？不，上去！汗像洇雨一样，揩也不揩，风一吹，身上结了一层盐霜；上去！手掌心、臂膀上全给荆棘刺破；上去！回身看，新安江像条碧玉带子，曲曲弯弯缠在群山脚下，真浅！来往的小船不管向下游走还是朝上游奔，都要人艰难地背纤，有的甚至得跳下去抬着船行一段路。“吭唷！吭唷！”“一二三！一二三！”远远传来低沉有力的号子声。小伙子们心里想：未来的大海要永远消灭这种现象！于是耸耸背包，一昂头，又继续前进！一千米以上地方，树越来越稀少了，只长着半尺深的茅草，走起来舒服得多。小伙子们兴高采烈，越走越快，一下子就到达山顶，只见光秃秃的一片，哪儿有老龙王和老虎王居住的踪迹？一个说：“大概见我们来，搬家了。”另一个说：“那可不！将来水库没上山，老龙王兴许还有办法，老虎王不淹死也得饿伤。”几个人说说笑笑，做完了勘察记录工作，正准备下去，山区常见的暴雨突然翻江倒海袭来，几个人赶紧跑下几百米，在树丛里坐定，用雨衣盖住头，还让雨水浇了一身湿。他们一面淋雨一面谈话：